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三十七回 百鈴關盟友談心 監軍府元帥賠禮

詞曰： 蟬蛸寄跡似虛花，渺富厚，薄籠紗。軒冕巍峨妝點貴人家，記得初逢坡土下，曾幾日，歷金階。
雁行攜手已堪夸，漫多嗟，夕陽斜。聊把窮通得失等泥沙，願薦金蘭相培植，深臭味，勝榮華。

右調《江神子》

話說鄭恩正把韓通打得高興，忽見軍士把他抓住了要綁，心頭火發，罵聲：「驢球入的，韓通的幫手麼，誰敢拿著樂子！」話未說完，早把拳頭送過，照那御林軍的腦袋祇一下，不覺打倒在地，噴漿流血。眾軍大喊道：「不好了，這黑漢力大凶狠，打壞人了！」遂一齊上前動手。鄭恩見眾人都來，也不懼怕，發開了兩個拳頭往四下亂打，口裏罵道：「驢球入的，你們都上前來，叫你一個個都死。」眾軍士見拿他不住，祇得四面圍住，不敢近身，一齊亂嚷道：「黑大漢少要蠻強，我等奉的是王爺令旨，祇因有人告你行凶，打壞了韓元帥，故此前來拿你。你今不服拘喚，反把御林軍打傷，王爺知道，祇怕你的性命就難保了。」鄭恩生成粗魯，祇曉賣香油的本事，一葫蘆半斤，兩葫蘆一斤，怎知國家的王法，官長的規模？開言罵道：「甚麼的黃爺黑爺，叫那驢球入的來，待樂子問他。」這裏正在和鬧，那邊匡胤又不來問，祇道這些人是韓通手下的兵丁，見鄭恩將其打倒，倒也歡喜。及至聽得軍士說是王爺的御林軍，方纔暗自思付：「聞得禪州來了一位柴殿下，莫非就是他的軍校不成，況是人多勢眾，放了他罷。」遂把手一鬆，韓通得空爬起身來，往人叢裏一鑽，飛跑的去了。鄭恩看見，便叫：「二哥，這韓通驢球入的跑了去了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罷了，他如今比不得前番了，手下現拿著十萬兵馬，還有將佐甚多，他的權重，俺們勢孤，你又把他御林軍打壞，這禍不小，趁今人少，我們走罷。若再遲延，韓通調了人馬來，我們寡不敵眾，設或被她拿住，卻不弱了走闖之名？」鄭恩道：「二哥說得有理。」

二人正要舉步，卻好柴榮的轎子已到，御林軍兩邊排開。柴榮轎內看見是匡胤，心下已是歡喜，即忙分付住轎，緩步出來，伸手扯住了匡胤，叫一聲：「二弟，因甚在此粗魯？」匡胤回頭一看，見是柴榮，慌忙見禮。滿面堆笑，說道：「小弟聞說禪州來了一位王子，不想就是兄長，今日幸遇，誠天遣也，望恕小弟不恭之罪。」那鄭恩見了柴榮這般威赫，便大叫道：「柴大哥，久違了，你祇會推車販傘，怎麼倒做了王子呢，哈哈，樂子快活哩。」匡胤連忙止住道：「三弟，莫要多言。」鄭恩道：「二哥，柴大哥做了王子，樂子就是王弟了，怎不叫咱快活？」那柴榮想著前日之情，拋棄不顧，今日相見，雖然怪在心頭，卻又不好說出，分付左右備馬過來，且對匡胤道：「請賢弟到愚兄衙內，敘談久闊之情。」鄭恩見柴榮不理他，便扯住了袍子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且慢去，韓通的小驢球入的，把樂子的一尾鮮魚搶了去，大哥與咱討了來，樂子要喝酒的。」柴榮一肚子沒好氣，不便發泄出來，又聽他說話，一時未知其情，祇說道：「三弟原來還是這等要吃鮮魚，愚兄的衙內怕道沒有？」說罷，上轎先行。匡胤取了神煞棍棒，復了鸞帶，繫在腰中，鄭恩取了酸棗棍，各自上馬，同了柴榮王駕而行。

那韓天祿滿望隨駕到來，拿賊申冤，方纔了願。誰知柴榮下轎，執著手，口口聲聲叫是二弟，那裏還敢上前分辯，抽身回去。那些軍士祇是暗暗念佛，說：「夠了，方纔若是動手，這會兒膀子上早套了索子了，看那打倒的這名軍士，橫臥在地，到了此時，那裏去講論？」祇得不顧死活，抬起來往外就走。那韓通雖又吃這大虧，見韓人是柴王好友，明知白被他打，這斷難復的了，不但不能復讎，兼且要去賠禮。但是驟然去認個不是，心中又覺不服，欲待不去，恐他倚仗王子勢頭，尋非論是，又覺難當，況手下兵將見了，成何體面？躊躇半晌，無計可施，祇得要去走一遭。忙退進帥府，洗了臉，換了冠帶，分付手下備馬伺候，往監軍府去。手下人答應了，整備不提。

祇說那祿哥躲在一邊，遠遠地看見柴榮相會光景，又備了馬，叫二人同去，不知其故，諒著定有好處，必無疏虞，回轉身，跑回家中報信去了。

當時弟兄三人到了府前，進的門來，趙鄭二人下了馬，走上大堂，柴榮也下了轎，三人攜手進了書房，重新敘禮，各各坐下。先是匡胤開言說道：「兄長，小弟自從木鈴關分別以來，終日思兄，無由得見。前日在興隆莊遇見了三弟，作伴奔馳，尋訪兄長，不想今日重逢，弟之願畢矣。未知兄長別後以來，怎能榮顯至此？誠為可喜。」柴榮道：「二弟，愚兄自拜盟以來，極承賢弟周恤，不意中道分途，天各一方。雖然三弟為伴，無奈不聽愚言，自行粗魯，因此過關遺失了賢弟所贈之銀。至泌州下寓，不幸感患重病，危在須臾，幸該不死，暫至輕安。指望身體好了，便要發貨收銀，訪尋賢弟。誰料三弟預將貨物發賣，飽供酒食之歡，花費罄盡。愚兄說了幾句，他就使性罵詈，不別而行，拋棄愚兄在飯店之中，所剩一身，難以調養，異鄉病客，舉目無親，閃得我無依無靠，臥床待斃。」說到此處，不覺紛紛下淚，氣滿填胸，登時發暈。匡胤大驚，慌忙叫喚，半晌方醒。復又說道：「我病得好苦！欲歸故里，手裏無錢，再欲經營，誰肯提拔，因而情急無聊，祇得投奔姑丈，權且安身。承他相待如親生無二，故能得至於今。祇因漢主無道，欲害藩臣，激變了姑爹，兵至京都，逼去幼主，承襲為君。因姑母尚在禪州，旨命愚兄，委署監軍，兼迎后駕。不期得遇二位賢弟，足遂平生之願矣。」

那柴榮告訴了這席說話，把個鄭恩坐立不安，望著匡胤道：「二哥，你是公道人，與樂子評這一評，那時樂子在前拽絆，大哥在後推車，被那驢球入的盜了銀子去，倒怪樂子不會照管。他病在店裏，樂子費了些須兒銀子，又道樂子吃盡了本錢，樂子若不吃，早已餓死了，怎的能活到今日，二哥，你是公道的人，還是樂子差了甚麼？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雖你用去錢財，無甚大過。但大哥是長，況又病在店中，你該動心服侍，保養安全，纔是為弟之道。怎麼說了你幾句，你就拋他在店，自奔前程，你情理有虧，就算你不是了。」鄭恩道：「二哥說得果是，樂子不是，也就罷了。但大哥有病，樂子去請醫生看他，又替他煎藥服侍，送水遞湯，這些事情，難道也是樂子不是麼？好的不說，竟把那不好的說起。樂子想著他的心裏，如今做了王子，我們患難朋友，都用不著了，二哥，你自在此，樂子便去了。」說罷，怒氣沖沖，往外就走。柴榮慌忙扯住道：「三弟，你委實還是這等，愚兄今日喜得相逢，不過訴訴昔日之情，你便這般發怒，常言道錢財如糞土，仁義值千金，難道為了這些個事，就要絕交不成，可記得黃土坡前，原說有官同做，有馬同騎。誓言還在，那有半途改變之心？便是神明也不佑。三弟不可造次，還當忍耐。」鄭恩聽罷，方纔說道：「既大哥如此留著，樂子便不去了。」柴榮大喜，即令設宴接風，兄弟三人開懷歡飲。席間，柴榮又說道：「賢弟，自今愚兄叨居王爵，奉旨迎接國母，不期姑母抱病未痊，因此尚未進京。賢弟亦可在此盤桓，候姑母病愈，一同朝京，愚兄當在駕前保舉賢弟纔能，不愁不富貴也。」匡胤稱謝。

正說間，忽報韓元帥求見。鄭恩聽了韓通來見，就說道：「那驢球入的來尋著樂子麼，待樂子再去打他。」說罷，往外要走。柴榮道：「賢弟，這使不得，韓通乃是封疆大臣，你身無職分，論禮打他不得，望賢弟看愚兄之面，有甚前情，但當消釋，切不可因他來賠禮服罪，再行粗魯。」匡胤道：「韓通這廝，昔日在大名府橫行無狀，被小弟打了一遍。後來在平陽鎮私抽王稅，欺壓人民，偶意相逢，又被小弟打了一遍。如今在此，既居顯職，不改初心，所以小弟方纔又打了他一遍。似這樣的人，打他亦不為過，兄長反為勸阻，卻是何故？」柴榮道：「賢弟，你有所未知。韓通雖多過失，奈是開疆展土之臣，身冒鋒鏑，屢建功勞，上所親愛。賢弟再若辱他，朝廷知道，豈不轉怪於愚兄？他今禮下於人，已是悔過，賢弟何必苛求，過於責備耶？」匡胤即時省悟道：「既大哥相勸，小弟自當曲從。」正是：

豈曰多相辱，惟恐他不服。

彼既知過矣，用是當和睦。

當下柴榮分付傳話官，請韓元帥進府相見。韓通見請，即往裏面來，行過大堂，進了二堂，相近書房，左右報知柴榮，柴榮即

忙離坐相迎。韓通見匡胤鄭恩身也不動，心下敢怒而不敢言，望著柴榮深深一拱，口稱：「千歲，臣韓通昏昧，不知趙公子是千歲故交，一時失禮，故而到此請罪，望千歲鼎力。」柴榮滿面堆笑道：「元帥不必過謙，這趙鄭二位，是孤結義之友，為人仁德，極有義氣。今日相見，都屬朋儕，日後同為一殿之臣，彼此多有補益。雖曾屢有小忿，孤當解和，請過來見禮。」韓通聽說，舉眼看時，祇見鄭恩坐在上面，睜圓虎眼，緊皺神眉，還狠狠的嗔著。欲待不與他賠禮，倘鄭恩粗魯起來，在柴榮面前不好認真，未免再失了體面。無可奈何，祇得向前見了匡胤，打一拱說道：「公子，我韓通一時無禮，冒犯虎威，望乞海涵寬宥。」

匡胤見他以禮相待，即忙離座，還禮答道：「韓元帥，那已往之事，不必再提，但願自今以後，改過自新，我等決不相輕。」韓通道：「小將承教了。」遂又走至鄭恩面前，叫聲：「鄭兄，小弟方纔多有得罪，乞望寬容。」鄭恩幼年不學，那曉禮文，兼之言語又是不懂，祇把那雌雄眼睜著，身也不欠，開言說道：「你今既來賠罪，樂子便不打你了。」說罷，總不理他。韓通羞得滿面通紅。柴榮見鄭恩言語粗俗，覺得沒趣，連忙在旁賠話，曲為粉飾。韓通斜視鄭恩，嘴臉不好，出言又硬，不敢久坐，急忙告辭道：「千歲，今日是三十六的大操，臣還要去操演人馬，不及久陪了。」柴榮也知道他的意思，況有軍務重事，不好強留，即時送出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不說韓通辭去下操。且說柴榮走進書房，兄弟三人重新敘飲，彼此各訴心事，共話離情，久闊重逢，開懷暢飲，直飲到：

滴漏銅壺三鼓，席前月影移西。

果然夜景清涼，欣喜安寢抵足。

次日天明，三人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膳。柴榮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今喜姑母病將痊可，愚兄即欲回至禪州。賢弟亦可同行，去見一見，明日進京，好在皇上駕前保奏。」鄭恩道：「大哥，你的姑母是樂子的甚麼人？」柴榮道：「賢弟，我與你既為異性骨肉，我的姑母就是你的姑母了。」鄭恩道：「既大哥的姑母就是樂子的姑母，這一去見了他，樂子也叫姑娘哩。」柴榮道：「賢弟，祇是你今到了禪州，見我姑母，還該斂跡，不要像我們兄弟相處，樂子長，樂子短，有這許多粗俗，總宜小心纔好。」鄭恩道：「咱不稱樂子，該稱甚麼？」柴榮道：「不必多說，祇聽愚兄稱甚麼，賢弟照依相稱，定然無誤。」鄭恩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樂子依你便了。」當時計議已定。過了一宵。

次日，柴榮分付執役人員，安排鑾駕執事，整備轎馬。弟兄三人出了書房，上大堂來。鄭恩見了一乘大轎，兩匹駿馬，都在月臺下，即叫道：「大哥，這大轎再弄一個與咱。」柴榮道：「敢是賢弟不喜乘馬，要坐轎麼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那裏耐得性兒坐這悶轎，祇為二嫂子要坐，故此要你再弄一個。」

柴榮道：「賢弟，你的二嫂今在何處？」匡胤見鄭恩說了出來，不好隱瞞，祇得把在大名府充軍之時，相識的韓素梅極是賢能，小弟因而交納，後因軍滿回家，分離兩載，今在百鈴關重會，同居幾日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柴榮分付手下人備了一乘小轎，去接韓素梅。先打發人到禪州，整理住宅。然後兄弟三人，乘轎坐馬，出了百鈴關，往禪州而來。看看將到，祇隔著一條大清河界，趕日色未下，進了禪州城。那手下人已端整了王朴的空寓，後面一所花園，極其寬大，更是幽雅。柴榮下轎，送進了花園，叫聲：「賢弟，今日天已晚了，請自安歇，愚兄不及相陪，明日當來邀請。」匡胤道：「兄長請便。」把手一拱，柴榮上了轎，自進帥府而去。匡胤與鄭恩在廳上坐著，不一時，韓素梅的轎子也到，祿哥也同了來。所有行李等件，都搬進了花園。赤兔馬拴在一間空房喂料。素梅與祿哥在後面住下。匡胤賞賜了轎役，打發出去。又有廚役使喚人進來參見，都是柴榮撥付來伺候的。當時整備晚膳，大家用了。然後各自安寢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柴榮來至花園，弟兄見禮已畢，柴榮道：「二位賢弟，趁此天早，當與愚兄進帥府參見姑母。」二人應諾，一齊出了花園，轎馬並行，進了帥府，來見柴氏娘娘。有分教——雖撥青雲，未許得路。縱登金闕，尚俟請纓。正是：

皇家未際風雲會，帥府先盟龍虎群。

畢竟見了柴娘娘有甚說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